

江山留胜迹——兼与张元卿先生谈《晋汾遗踪》读后感

□金玉明

这几天，正在读《晋汾遗踪》。顾名思义，这是一本探求晋汾地区历史踪迹的书，它的副标题更是开宗明义：民国山西游记。题中之义，一是时间上仅限于民国，二是内容必须反映山西，三是体例限于游记。这册书是领衔的编纂者张元卿先生送的，他还在书的扉页签了名，使这本书更有收藏的意义，只是他很客气地用了“指教”两字，让我受宠若惊，这是我收受不起的。

张元卿先生出生在山西，一直在研究清代民国诗史和民国通俗小说。民国文化的挖掘、整理占据了他学术研究的大部分时间。他是我从未谋面的文友，有一个晚上，我俩的共同朋友卫龙先生对我说：“给你介绍一个好朋友，你们一定有共同语言的。”就这样，我与元卿互加了微信，就算认识了。

元卿给我寄来《晋汾遗踪》时，一起寄来的还有这套“民国分省游记丛书”另外四本已经出版的分册，分别是《海上行旅》、《长安道上》、《古都行脚》和《江海揽胜》。选择先读《晋汾遗踪》，一来是元卿主编的，二来几年前去了山西。记得那是2011年，我们从大同一路悠悠战游战到太原后返沪。这次旅程很有收获，除了吃了六天里居然不重复的面条，还有比较充分的时间游了云冈石窟、五台山、晋祠等山西出了名的“地上文物”，这些古迹，也正是元卿选编的前三辑，让我有重游的感觉。当时，由于时间仓促，我们没有继续向南，本以为晋南地区可看的历史遗迹

不会多，读了《晋汾遗踪》的第四辑，有了些许后悔。不过，这样也好，我就有再游山西的理由了。

元卿先生在前言和后记里都没有特别说明选择游记时对作者的考虑，晋汾地区历史积淀下来丰富的“地上文物”，民国时期虽然不长，但出了一批纯粹的文人墨客的，比如朱自清、沈从文、张恨水、鲁迅、胡适、梁实秋等等，应该说，选择的余地不小的。但是，翻开书页，在编者选定的17篇游记作者中，除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两篇，其余15篇的作者中，写晋南的张珪权和希明是行伍出身，吴少成和阿芸生平不详，另外11人不是山西的议员就是与教育搭上线的，梁思成和林徽因又是知名的建筑师，这也就决定了所选的游记更多是考据多于议论。陈垣教授的《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》，通篇直接引用就有18处之多，仅结尾处为了证明“清人题咏甚多”，大段引用了雍正时期的《朔平志》中的9人题词计700多字，这些直接引用，占了文章的很多笔墨，作者的有限思想只是碎片化穿插在字里行间，但对于后人了解石窟寺，给予了很多难以查阅的考据支持。17篇游记大都这一特点，这也许就是元卿先生领衔的编者的求实风格吧。

所谓游记，是对旅行进行记录的一种文体，现在也多指记录游览经历的文章，游记有带议论色彩的，有带科学色彩的，有带抒情色彩的。相比于文人游记洒脱肆意，教育者和议员们的文字表

达就明显严谨，大段大段的记录，几乎没有文人惯用的浪漫抒情和华丽辞藻。张珪权“由灵石至霍县”，经过韩侯岭，在他的《晋南旅行记》里是这样记录这一路的：“韩侯岭，亦名为韩信岭，上有韩信庙，距仁义镇四十里，为南北通衢，最为险阻，可谓兵事上最要地点。韩侯岭峭壁悬崖，屹立千仞，满山石块，均现于外，惜无人开采。”同样，我一的《晋祠游记》，通篇亦步亦趋，白描着祠里亭台殿堂，他写到入景清门，“有殿三间，后轩额题‘水镜台’三字。更进为金人台，就院之正中，筑台成平方形，纵横约各二丈，即古之莲华台，民国六年重修”，叙述平缓，用词端正。

因为是游记，很多是以时间来记录。蒋维乔在民国政府教育部秘书长任上的“纪元七年九月，奉教育部命，视察山西学务”，写就的《五台山游记》，就是“以九月二十一日首途，十月十三日返京”的时间，从“九月二十一日，晴。晨八时半，乘京汉车赴石家庄”开始记载，每日一段，详略得当，至“十月六日晨，六时半起。八时，寺中方丈备斋送行”，当天的记录里，九时后、十二时、一时后、三时后、六时半等时间的精确交代，详写了他从显通寺“乘鸾窝赴浑源”的路途坎坷、气温变化、古迹寺庙和自己的身体感觉，并以“自此以下，归入恒山游记”作结尾。吴少成的《恒山游记》、关颖人的《恒岳游记》、邸毓轮的《同蒲路原平宁武段视察记》、坎侯的《太原通

讯》、张珪权的《晋南旅行记》等6篇文章都是这样的写作方式。

对我这样的大部分阅读者而言，尤为关注梁思成的《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》和林徽因、梁思成共同署名的《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》。这应该也是编者所注意到的，在前言里，编者也用了较多的笔墨说到他们，引用了林徽因的《山西通信》里的三大段十分优美细腻的文字，并评价“林徽因看到的是山西最美的一面，或者说她能领略平凡山西之至美”，但我一直纳闷，在琢磨元卿先生与编者们出于怎样的考虑，没有把这篇文章选入。或许是文风与其他入选作品迥异而忍痛割爱，或许是编者们感觉“可民国山西毕竟不都是那样”，我宁愿相信为前者。编者在后记里也说到，“三校定稿前，责编建议对林徽因那篇作些删节，目的是使整个选本在风格上力求大同。”但是我想，从编者的立场，应该还一篇文章的全面是对作者的重视，是对历史的负责，让读者能够从文字里既了解到他们对这些古建筑的认识，又能透过文字，感知他们当时的心路历程，而不是一堆之乎者也的史料和干巴巴的行踪记录。

元卿，您怎么看？

晋汾是中国“地上文物”最丰富的地区，要通过这本区区300多页的选编全部反映出来是不可能的。甚至，我以为还是有挂一漏万的遗憾。那年，我从大同到太原，沿途还游览了悬空寺、平遥古城、应县木塔、乔家大院，除了应县木塔仅在吴少成的《恒山游记》里一笔带过，像悬空寺和平遥古城就没有一丁点儿的文字，更不要说有专门的文章入选了。我感觉应该有游记可寻，特别是确立应县木塔地位的梁思成，他1933年第一

次面对木塔时，用了Overwhelming这个词，“好到令人叫绝，喘不出一口气来半天”。他给林徽因这样描述：“塔身之大，实在惊人，每面开三间，八面完全同样。我的第一个感触，便是可惜你不在此，同我享此眼福，不然我真不知你要几体投地的倾倒！”

他同时感叹：“这塔真是个独一无二的伟大作品。不见此塔，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。我佩服极了！佩服建造这塔的时代，和那时代里不知名的大建筑师，不知名的匠人。”

这个也许就是做选本的难度所在，写作者可以随心所欲、兴之所至、喜悲褒贬、洋洋洒洒，做选编就不一样了，时间、风格、体裁、题材，都要顾及，更要命的是，有些选题在里面，就是没有合适的文章，可谓“巧妇难做无米之炊”，我想，没有平遥、悬空寺的游记入选，也许也有这方面的缘由。我没有为此与元卿探讨过，仅是凭我对民国时期作家和学者有限的认识臆想的。我一直认为，做选本确实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使，既要有充足的“料”，又要有全覆盖的“面”，方能做成一桌符合方方面面胃口的“满汉全席”，更何况，读者是众口难调的。

元卿在后记里感叹“江山留胜迹，吾辈复登临”，这首唐代大诗人孟浩然的《与诸子登岷山》很能表达出读罢《晋汾遗踪》、抚古思今的感受，“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”，一切古建筑的终将离我们而去，修缮和保护只是留下念想，真迹总会随岁月隐没于风尘，这是唯物主义史观。但好在我们有文字、音像在，有元卿这样有责任感的研究者和编纂者在，可以让很多的故事和风物不至于沉沦殆尽。这是他们的功德，后来人的万幸。

追思张林生的敬业精神

□陈雪林

我认识您，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——时值春夏之初的一天。

这天，晌午时分，在318国道56公里+800米处（西岑张家路口），发生一起重大车祸事故。当您听见两车相撞的强烈的撞击声，一霎时，又看见头顶上空浓烟翻滚，您从自留地里（这天正是周末）拔脚就往附近的家里拿了采访录音设备后，以奔跑的速度向故事现场冲去……

市公安局事故处一行正在国道旁的淀山湖鱼饭店2楼用便餐，见国道上火光冲天，浓烟滚滚。他们放下筷子，奔向事发地点，将伤者抬上紧急指挥的卡车上，并由吉普车开道（开启警笛，伤者伤势严重）护送伤员车前往城区医院抢救。此刻，您正在现场采访，被市局事故处一同志临时“没收”了采访设备。您旋即返回家里，将记者采访证递给他们时，您又在现场继续采访……事后，我知道，您这次采访的现场录音报道，受到了县人民广播电台等相关部门领导的首肯和赞扬。

我记得，由您撰写解说词和拍摄的《春风吹绿任屯村》荣获全国电视专题片竞赛二等奖。荣誉背后，隐藏着您的敬业和辛劳。彼时，您为我讲过——为拍摄这部电视片所经过的点点滴滴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当时，您说给我听的话有些模糊了。为了还原当时的“闲话”，今晚，特地打开您赠我的散文集《殷红的野赤豆》，想从书中找到一些记忆。真的，在《苦中有乐》一文中有记载：“为了

把村全景拍得理想一点，我选择去距村子一里外的任屯荡畔取景，而最佳的摄录点是在一个土墩子上，要上墩子，须跨越一水潭。我便脱下鞋袜赤脚下水。初春……哪知水下一块碎璃片，把我右脚底划开了一道口子，血流如注。我忍着痛完成了这一组镜头的拍摄。第二天，脚底红肿，我还去了一趟医院。”

您经一连数月的选景、选点，时而披星戴月、忽而迎着高温拍摄，甚至手臂上还被晒脱了一层皮，身上火辣辣的，您一连几夜难以入睡，到最后的剪辑和配音，任屯村第一部电视纪实片问世了！此刻的您真是高兴啊。

任屯村，在青浦境内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，青浦是上海郊区9个血吸虫病（民间称“肚胞病”、“膨胀病”）流行县中最严重的一个，也是全国10个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县之一。上海市青浦县任屯血防陈列馆在任屯村，是全国唯一保存的血吸虫病防治陈列馆。1985年岁末，经过30年艰苦卓绝奋斗的上海人率先宣告：上海消灭血吸虫，瘟神横行千年的历史到此终止，实现了毛主席在诗词《送瘟神》中“……借问瘟君欲何往，纸船明烛照天烧”的宏愿。如今的任屯村早已翻天覆地，日新月异。您为记录任屯村的历史变化作出了贡献！您曾被西岑镇评为“六大能手”之一的光荣称号。

您在西岑长期从事广播电视的编辑、播音、拍摄工作，为家乡的发展鼓与呼发表了数千篇稿件并播发了数百条电视新闻片，有

20多篇长篇通讯或报告文学入选多种国家级相关作品集，两次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征文颁奖大会，受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和铁木尔·达瓦买提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。被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授予“全国明星”作者称号，其业绩被入编《青浦县志（1985—2000）》人物—人物名录—能工巧匠、自学成才者篇目。

那天，就是那天。您下午一点廿分还发我微信，我两点四十六分复信你。那天，就是那天。夜饭后我有事想打您电话，不通，我知道您这里信号有时不好，改打座机，您内人悲凄的哭声在耳边传来，让我震惊……张林生老师，您匆匆地走了。

您匆匆地走了，我们都匆匆地来看您来了。青浦作协原主席、副主席，新任作协主席来看您了；广播电视战线的老同事和市老记协青浦分会的同仁来看您了；青浦县原县委常委、青浦县原宣传部副部长、青浦县原广电局领导来看您了……您的好友石坤云在告别仪式上几度哽咽，伤心的泪水顺着脸颊滑落……您的挚友老广电人、老报人王崇德先生当夜发我挽联：一笔写得天地宽；两弦拉出地天美。还说，张林生同志是青浦广电新闻媒体战线的楷模，是我从事新闻事业上的榜样，更是咱俩相处四十多载的挚友。他的精神和英容笑貌永远永远留在心间！

您的敬业精神值得我们追思，您的敬业精神值得我们学习！

我的女生时光

□沈宏伟

这是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，在南汇卫校求学的时光。

当时，学校坐落于人民路53弄1号，和三八路在同一纵轴线上，想去三八路，走过一条长百米的狭窄弄堂，横穿人民路即可。

1980年7月，我初中毕业后，和49名女孩一样别无选择地走进了南汇卫校，不知“护理”为何物的专业已张开双臂迎接着我。没有憧憬，没有向往，唯一一丝跳出农门的喜悦：只因有了一张让同龄人羡慕不已的“豆腐票”，只因三年后有一份风吹不掉、雨淋不着的“铁饭碗”。

每月16块5毛的伙食补贴，让我们这些农家女孩们喜不自禁，可以自由地攒私房钱了，用来添置一些生活必需品，偶尔还买一点弟妹奢望的食品。可好景不长，老师发现有人总是买3分钱的经济汤下饭，从此以后只发3块5毛钱的现金，其余统统打入伙食费中，大家便无计可施。

无奈之余，渐渐地，旁人却发现姑娘们的皮肤细腻红润光泽起来。能不这样么，遇到晚上食堂做馒头，黄毛丫头们个个能吃上5个馒头加上荤素小菜，还有2两米饭，直吃得平躺在床上不想动弹……

卫校的生活设施虽然比家里强多了，但跟现在比起来是天壤之别。当时宿舍在二楼，楼上没有洗手间，半夜如厕只能结伴下去。后来沈同学逞能独自前往，到了楼下总要瞟一眼校门正对面那百米长的黑洞洞的弄堂，免不了用余光朝学校西隔壁中心医院的“太平间”

方向搜索一下，心立马紧紧收起。更可恶的是，这时夜猫子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窜到你跟前，又慌不择路不知逃到哪里去了。胆战心惊回到宿舍，闻到熟悉的气息，钻进温暖的被窝，一下又进入梦乡。如此而已，从来没听说过有校友会在夜里遇到什么不测，学校条件是差了点，可安全着呢！

毕业集体照上，同学们无奈遵守校规齐刷整齐耳短发，现在看起来倒也意气风发。沈同学和不少女生一样，花3块钱穿上了一件绿色的花衣服，泡泡袖、胸前还有个蝴蝶结，这在小方领和大翻领的年代就是奇葩一朵，着实人见人爱。大家感慨，这款服饰作为校服该有多好？可惜临近毕业，只能穿着花衣依依惜别。

我的女生时光便也结束了。

时间如白驹过隙，一晃，35年过去，母校早于1987年搬迁到拱极路上了，如今已演变成了一座宽敞、葱郁的现代化新校园。

往事如烟，那些记忆的碎片，不免让多愁善感的我翻箱倒柜起来，轻轻展开母校60华诞精美的纪念册，一一浏览历届校友名录，无限感慨涌上心头。

母校啊，您掠过60年纷繁烟云，历经变迁，您用坚韧和信念，留住了几代“卫校人”的根脉，为本地区乃至外省市培养输送护士、医士、助产士、药剂等卫生专业人才6000多名，尤其是老南汇卫生系统的半壁江山由您的儿女撑起……

南汇卫校，您是生命和健康的摇篮！行笔至此，我深深祝福，相随日月，年年美丽绽放，和优雅为伍。